詩纘緒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十三　　元　劉玉汝　撰

大雅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此篇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然傳於首章不言文

王之德而言其神蓋首言文王既沒而如在故知其
專以神言然神亦德也有是德則有是神言神則德
在其中矣新謂成王初嗣位而新受命即伊尹稱嗣
王新服厥命之新顯者昭之極至時謂新於此時又
言不顯不時者申詠上文以覆說下文文王也天以
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天與帝非有二文王與天帝亦
非有二故於昭言其全體之昭著陟降言其妙用之
流行於昭于天言其與天並明陟降帝側言其與帝

同運天之造化非運用無以見其妙非妙用無以見其神故詩人以是詠文王以見文王之神與天無間有所在而無不在極昭顯而尤神妙政與易後天先天之義同先天後天亦非有二然非後天入用之位無以見先天全體之妙又如中庸言聖人同於天地既言天地不二又言不測之意必如是而後天地造化聖人德業一而二二而一之意可見此固非聖不能與亦非聖不能知故曰此詩非聖人不能作也此

為是詩之首章中含三意一見文王有顯德上帝有成命故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下二見文王與天同其體用而無間三則此詩為戒成王而作首章雖未有戒辭而已含戒意故極言文王如在欲成王思慕感發不能自已先有是心而後可進其言亦作詩陳戒之微意也大抵讀詩者既觀本章之旨又當觀一篇之旨以求作者之意如此章為一篇之首章其起意發辭廣大精微如此即可以見大雅之正體矣

次章至五章皆詠文王之德分為二節各以文王起辭先言亹亹後言穆穆先言令聞不已後言不已其敬者言之序也不言純亦不已而言其若有所勉不言其敬不已而言不已其敬蓋後章將戒成王故此先寓文王可法之意為之張本非文王真有所勉而猶待於緝熙也文王孫子成王與焉見上章命新命時當指成王可知

二章從文王存時之德順說到令三章承二章末語

從今日逆說歸文王存時事思皇多士以下言文王
存時得人之盛是以周士傳世之顯如此次章以下
皆說文王之德不復語其神矣克生謂能用之使不
徒生夫然後謂之能生也此以二章為一節觀前以
文王起辭此承用前末語可見後二章倣此
文王之德莫盛於敬故以於字嘆之假哉天命有商
孫子是順說下文逆說後章又順說與前二章相似
反覆咏嘆也

五章言殷士服周助祭而服殷服則殷亡之禍極矣寓戒之意切矣故下文即呼王藎臣而告之然告王之言不以為下章起辭而於此章末言之蓋此章在一篇之中結前起後既欲前有歸宿尤欲後相連續若意連語斷則意雖相接而語不切至又前以文王起辭此若以成王起辭則是以成王與文王相對非所以尊文王而欲成王之念之矣故特於此章之末忽呼王臣而告之欲成王感動而警發也此措意行

文之妙亦大雅大篇長章之一體也
六章言無念爾祖惟在於修德前後無非言文王之德然不說出至此方說一德字蓋特為成王言之見我之德即文王之德不待他求故下言永言配命即修德之功自求多福即修德之效永言則不息矣配命則無間矣命則天之與我而我所以為德者德之本也配命則德既成而即文王矣多福則福在我而無斁禍矣修德之本效二語盡之可謂簡而要矣非

周公孰能之法文王以自修監殷道以自省亦承前
章周興殷亡之意而反覆丁寧之也
無遏爾躬承上求福而言遏絶天命皆由我以致之
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宣昭義問承上配命
而言能修其德則有以宣昭其善譽矣德之不修義
問何有而欲宣昭之乎虞殷自天承上鑒殷而言雖
能宣昭義問又當度殷而折之於天其曰自天葢將
轉歸天與文王也此篇首言文王之神如在而與天

無間未言天之事無迹而文王可法皆反覆以明文王與天一而尤欲成王之法文王與首章相應又自求多福效見於一已萬邦作孚則效見於天下後世效莫大於此故以終篇焉此篇起結相應中間承接轉折血脉相貫反覆歎詠意味無窮非聖人有意於為是皆自然之文理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
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
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

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德明而又明明則命顯而又顯難忱不可恃不易不可忽起語泛説正理次即轉入殷亡以起後章言文武詩體文法也

次章以下言天命文武文王以德言武王以功言而言武王之功為多疑當以此篇為追述武王之功與前篇相對葢武王有天下者也故篇内雖分言文武

而推本王季以及文王者實欲推本文王以及武王也又前篇既專述文王故此篇惟重在於武王歟前篇呼王蓋臣明見戒詞此篇戒意寓於首章

翼翼恭慎恭見乎外慎主乎中兼内外言昭事上帝顯然事帝於動靜作止語默之間文王有事君之小心即事上帝之小心也懐言福自來或謂懐即予懐明德之懐言帝自懐與之受言方國自來已不拒之即歸斯受之之受

次章承首章之起語即述大任以及文王三章則專

述文王之德至四章再從天命說起益將陳武王而

先推本文王也洽陽渭涘言周京之盛如磌人言齊

地廣大韓奕言韓土孔樂也俔天之妹言大姒德自

然而生即貴也文定厥祥言文王之昏禮極備也大

姒生有德而昏盡禮故曰不顯其光言德禮之光也

又意此時王季為文王娶六禮甚盛故詩人特以是

咏之觀造舟後為天子制則其禮盛可知又夫婦人

倫之始故聖道必本於此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也

六章又從天命説起葢此章正言文王生武王武王伐商前曰天監此曰有命又曰篤曰保右命葢武王受命有天下其功尤大故二章皆承上更端再三推原天命見此篇之意重在武王又前詠文王止二章後推本以及武王凡五章意尤可知中入武王與文王篇中入成王同皇矣篇中亦然

維予侯興之下忽言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乃衆人贊
武王之辭有數意一見天意必欲亡紂衆心同欲武
王除暴二見武王之心常若帝臨而于天下無不順
於理無所違三見武王順天應人而非得已四見武
王之心明白洞達衆人所共知至此而贊其決作詩
者於此又以詠其事辭簡義精意深文奇信非聖不
能作也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此詩乃獨以太公言蓋太

公精兵法伐紂軍旅之事實專任之故詩人舉其實以明功鷹揚者太公以紂為天人所共怒故年雖老而氣甚壯志氣不以血氣而衰也又贊武王者衆人也而太公為天下之父於此而助武王豈得辭哉且言太公而不及周公則此詩為周公所作亦一證也肆者兵進而不可遏也葢衆人皆欲紂亡之速故雖遏之而不可得且見罔有敵於我師之意焉會朝清明即書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者但書紀其終詩咏

其始會朝清明如沈霾忽開而覩白日如炎埃忽散
而挹清風其形容即時頓異之氣有大定一語所不
能盡者以武王成功如此其大一篇序事如此其詳
而終以一語凡反商之政代商之治皆可即是而推
可謂極簡要而善形容矣且不特此也是詩用一字
形容如曰昭曰篤曰燮曰肆用二字形容如曰明明
曰赫赫曰鷹揚用一語形容於殷紂曰天位殷適於
文王曰小心翼翼於大任曰維德之行於大姒曰俔

天之妹於武王曰無貳爾心而以會朝一語結全篇之意皆可玩味傳謂末章所以終首章之意又云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以此論之則詩必有體文必有法烏可以是為末而不論哉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

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迺召司空迺
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
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
弗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
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
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
侮

緜緜瓜瓞一語於本章則為比合全章則為興瓜瓞取義先小後大本章只言小而不及大故只當為比合全篇則由首章循至末章方見先小後大則此一句當為興矣以一句興全篇又詩之一體與衆例不同大雅大篇皆出聖賢發端一語便見始終於此詩乎見之此篇詠大王文王首章即見古公所謂入題者是也然先從周人說起却引入大王言周人始生自公劉遷豳以來至大王已歷數世然只二句包括

不說出益意重在大王也作此詩文法也其言初生
即厥初生民之初生彼說出於姜嫄此包括公劉諸
君所以知之者以自土沮漆而知之也其言古公者
謂古公之時民俗如此故傳以民與俗言非古公居
土室中也
二章却提古公說此下皆詠古公矣走馬非從容故
見避狄難此隱言至下厥慍混夷乃明言序事緩急
法也

凡遷都先相地宜次詢人謀乃考卜如公劉遷豳武
王遷鎬衛遷楚丘大舜官占洪範謀及凡事皆然況
遷都重事可不謹乎此與下章皆定民居
慰止左右使民有居疆理宣畝使民有養周爰執事
見古人愛民周徧
至是乃名司空見上居民授田皆古公身親臨之此
時司空司徒未必不在特詩人欲表此意故于此始
以乃名言之此言古公作己室家下文乃詳其先後

作之之序

捄之度之承上章緜直縮版而述其作墻之序即上章立室家之事二章雖斷而一事相因又詩之一體文之變也鼛鼓言民自樂勸周爰見上愛下弗勝見下愛上二語備之

二門因居室而言居室正門之外左祖右社而營築畢矣二門與社至周皆為天子制詩人欲成王知所由始故特因居室併及之乃者相繼之辭迺慰至迺

立凡十三迺字自有次序非泛言之捄之一章獨無乃字見是承上而二章相連明矣

末二章乃一篇之歸宿故以肆字起辭又以見後大之意前皆述大王事至此方詠其德然只以混夷一事言之所以為善詠德也言大王不能絕人之見怒但能不廢已之自修卒致文王之時岐下繁盛而混夷奔竄矣混夷之服本文王時事詩人欲言大王積德之效故推本而歸之大王焉四矣字所以深嘆其效也

末章因混夷之服而言文王之德惟以虞芮一事言之葢舉其大者所以為善詠德也虞芮之來自來質成而莫知其所以然者何也但見文王之國有蹶然興起之勢周公謂以已意推之毋亦有此四臣之助予其稱予者周公對成王之辭也前章言大王不言混夷之服其服固有所自末章止言虞芮之來不言文王其來也雖文王亦不期然矣文王之化至是而未易名言周公特因國勢興起而以予斷之然猶不敢

自是也故稱予曰者凡四以寓不盡之意欲成王深
思自得之而文王得人盛之意亦在其中矣二章言
周至大王始大而文王益大以終首章之意則緜緜
瓜瓞一語豈非一篇之興歟又按三詩皆成王之詩
文王篇則追述文王之德大明篇則追述武王之功
緜篇則追述大王文王之事文王詩戒明矣大明戒
意見首章緜似無戒意葢緜首言國小無咏美意中
言慍問有艱難意末言予曰乃公告王之辭書載周

公告王皆稱予故繇戒可知又三詩皆用為相見之
樂二詩既戒則此詩亦戒可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薪以燎之所以致其用於
今日槱以積之所以儲其用於後日也濟濟辟王則

左右趣之矣左右使令之人固無不於此乎趣向左右輔弼之人又無不於此乎趣向也

左右言無方也首次二章皆言濟濟辟王左右而其一則泛言人心歸向之一則特言人中之賢士歸向之詞語相疊意義相足與前篇縮版捄之二章之體相似又前後皆興此獨賦可見

三章之興與前章之賦體雖不同而下文文意相對與湛露後二章之體相似葢言居而奉祭則賢士歸

向出有所往則六師歸向三章蓋一意相通
後二章言文王之德化政治能使天下四方之人自
歸向之非止國之髦士師衆也故此章託興於天而
聖人所作可知矣周王有聖德又有壽考聖人在位
日久如之何而不作人非以其在位久而後能也追
琢金玉託興又變其體蓋以一物析為二句橫作四
截追琢金玉以興勉勉其章其相以興綱紀又當先
言金玉而乃先言追琢者所以為興勉勉也我王有

聖德而又勉勉故其綱紀為至傳于三者皆以至意言之又追琢金玉極文質之美者與中自有至意故詩有意因興而顯興有藏言外之意者所謂興兼比者也上章亦然何以見後二章亦言人歸之者蓋歸向者此篇所詠之大意也前三章既見此意則後二章可知故詩有後章承前章不言而前意在其中者觀此詩尤可見也作謂作興鼓舞於當時綱紀謂維持牢固於無窮勉勉有德化造極不已之意綱紀有

天下後世可守可久之意故以是終篇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
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詩詠文王有德而得福即中庸大德必得其祿之
意首章託興中含自然之意次章取興中含必然之

意前詩作人託興雲漢有廣大光明之意此詩作人託興鳶魚有流動充滿莫知所以然之意末章葛藟有纏固不已之意皆興之兼比者當各隨所興以見所詠葢大雅所興多有在所詠之外而可以因興得所詠之意者此興所以為深遠也此篇詠文王之德重在豈弟君子一語葢此一語詠德也前後始終皆言得福中間一言德化言德盛民化所以得福也觀傳於下章謂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

可見此章爲得福之本故此章不言福惟託興專以形容德化之妙焉輔氏謂斂福錫民則非傳承上章之旨矣三章言豈弟而不言福四章言介福而不言豈弟以是推之則第五章亦當承上章言享祀之福神勞之矣又前後皆興惟第四章居中獨爲賦葢二章一意相通詩有二章意連有三章意連者惟大雅篇有此體不可以常例論也首章末章皆子貢答子禽之意首末相應而末兼興纏固不已所以爲結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
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詩有一句引起次句入題者此詩首句推本大任次
句即說文王雖言文王之母然提出文王即是此詩
之綱領矣下言周姜大姒亦為文王言之故後章不

再舉文王矣齊有純一之意兼内外而言詠大任只用一齊字雖大姒之嗣亦嗣此耳故人稱德不在多所以善詠

首章先大任及大姜故此先言宗公次言寡妻又先宗廟後閨門先祖宗後家國言之序也以宗工對寡妻兄弟邦家則尊卑之等以家邦自相對則内外之序大分小分所施各有其道焉然言惠而不言所以惠言刑而不言所以刑蓋猶是承上起下未曾説出

所以為德者下章乃言之
三章乃承上章言其所以刑于家邦者以其在宮而
有雝雝之德所以惠于宗公者以其在廟而有肅肅
之德也至此與下章方極言文王之德然先宮後廟
與上章交互而言者變文法也
雝雝肅肅德之見於身者故亦臨亦保以心言不顯
以地言無射以時言也至誠無息之心也戎疾不瑕
德之見於事者故亦式亦入以理言聞謂已非有聞

於人諫謂人非有諫於己從容中禮之事也在宫在
廟處常之德不殄不瑕處變之德二章詠文王之德
無以復加矣然必有諸身而後見於事能處常而後
能應變故此章以肆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十四

元　劉玉汝　撰

大雅二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

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矣至式廓即大明明明赫赫之意而此則詳盡曲折尤見天人之心焉葢大明言天監德此言天觀民

民之定即德之驗言德則所本者切言民則所關者廣益各一意也二國四國求民而言天於夏商非無意焉而二國無定民之政故不得不舍之言天不輕廢也於四海則廣求而詳擇之苟得其人而耆致之則增大其規模而後眷之言天不輕予也天之心惟欲求民之定而大王有焉於是乃眷而顧之篇首泛論起辭就入太王然一篇大意皆不出此此章祇言大王居岐下章乃言遷岐

大王之德莫大於遷岐故凡詠大王惟以遷岐為言
大王之遷岐也天以其有明德而遷之也凡不得已
而遷者莫難於固而大王內外之治如此是遷之者
所以固之也上文八句只言芟除草木而始遷漸盛
漸廣之意具見此善詠也而大王既受而能固者自
有其實矣必及立配者國之本在家又遷岐姜女實
來又詩人欲為後大伯王季張本大明思齊皆然傳
言成王業者通後章言也

前章言帝遷者固之也此則天欲興之矣故曰帝作邦作對因心則友謂王季之友其兄根于至性發於至誠自然而無勉強大伯之讓王季之受讓皆隱微而無迹於此特以為王季之德非周公孰能知之王季之德莫盛於此故首言之下文修德篤慶後章六德書言其勤王家皆由此而推之也大伯未讓之時王季之本心惟知友愛而已王季受讓之後惟知周家之慶當厚之而已所謂篤慶非他有篤之之道惟

因孝友之德而益修之即所以篤其慶矣所謂錫之光者亦非別有以為之光也能篤其慶即所以彰其凡之讓矣篤慶錫光皆不在因心之外也

四章專詠王季之德謂王季心能制義而事得其宜德能致譽而人無間言故治國而有此六者之德皆因心之所推修德之所致也王此大邦追稱之也維此王季一語兩章重見前由大王轉入王季此反由王季轉入文王皆於章半承上起下與文王蓋臣大

明武王同一機軸也

此下二章承上章文德靡悔之意止以文王二事言之詠德之法也章首以二帝謂對舉起辭真若上帝親與文王言真若文王周旋唯諾面受帝語者以見天與文王為一文王與帝無間與前帝遷帝省帝度之意迴異蓋前述賢君事功此詠聖人德業也密人不恭為可怒文王因其可怒而怒之文王之怒得性情之正故首言文王無人欲獨能於天理先知先覺

也王師所至皆以我言見仁者無敵罔有敵於我師
而我即天也
伐密言在京密小遣師取之而已伐崇言同爾兄弟
崇大蓋親往也其親往也雖以兵行而實以德服故
始欲致其來附不至則退修德而復伐之肆之待其
自降然後絕滅其國皆天理之當然順而行之不見
有為之迹者也文王以德行師最難形容詩人首言
其外則不大聲色中則不識不知末述聖人致之附

之乃其本心伐之絶之非有私意緩徐迅速各盡當
然皆得泯然無迹之意至言四方無侮無拂尤得天
下自然心服之意其形容德不形功無迹之妙有不
容言者非聖知聖孰能作此哉　按周公追王三王
而此篇專敘三王之德豈作此詩以述其所以追王
之本意歟故于三王皆本之于天于帝而于王季則
曰王此大邦其追述可見于王季言之者舉中以見
前後也又此詩終篇皆本首章帝臨求定增其式廓

之意于天于帝于賢于聖循實致詠各盡形容又皆于中章轉入又暗說大王顯稱王季文王又奄四方施孫子既結復起又各章中或二句連或三句連或一句韻或三句韻或連用韻參差不齊皆變文法自然之體也惟大雅為然　首章言天亡殷興周中言施于孫子孫子成王與焉疑亦周公戒成王之詩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

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文王始作靈臺辟廱而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周人樂文王之有此樂也故詩人述民樂之意以見文王得民之樂之者如此然詩中所言者皆文王之樂未見民之樂所以知者以庶民子來一語知之也東萊之說本於孟子孟子之言亦本於此語政詩之本旨也又詩首章既發此意則後章皆含此意詩有比體

與棫樸同首章重在庶民子來一語一篇意皆本此
王在囿中而物各適其性安其所有天地物各付物
之意則文王之樂何如以築臺而民猶樂之如此則
於此而樂文王之有其樂可知先言鼓鐘後言辟廱
者言文王奏樂行禮於辟廱也於樂非謂文王樂此
亦非謂民樂蓋言樂作而倫理之聲發於鐘鼓和樂
之氣充乎辟廱也前言物自適于囿沼此言人同樂
於禮樂皆文王之樂也以文王之樂在彼民猶樂之

況其樂之在此民其有不樂者乎葢知池臺之樂者常人也知禮樂之樂者文王之民也故觀後三章之言祇見文王之樂推首章之意則民之樂固在文王所樂之中矣此詩人所以為善述也故觀此詩者有三意一見文王之樂二見民樂文王之樂三見詩人之善述民樂兼此三意而涵泳之則得之矣奏曰方奏葢言樂方奏而人已和樂不待樂之終所以甚言樂能感人心之和樂如此也凡詠樂先說陳器而後

說奏樂如有瞽之先設後舉那之先置後奏皆然蓋序事之法自然如此不可以見聞分也謂虡業為見則於論非聞乎謂逢逢為聞則奏公豈必非見必分見聞則泥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詩美武王纘三王之緒故首稱文武次就三王下復

歸武王見詩為武王作也

王配于京繼其位也世德作求繼其德也求德為配京

之本原配命為求德之極至而成孚則求德配命之明

效也求德貴於興起不興起則不能有為配命貴於永

言不永言則不能終合暫合暫得皆為不永者言之

武王纘三后之緒約言之則維孝而已前二章其言

畧盡故此二章惟以孝思一語重言對舉而深美之
中庸稱武王繼志述事惟以達孝言之政此詩意傳
說亦祖于此下土之式謂為法維民之則謂可為法
上句實下句虛二意不同
媚應承維則之意而言順德謂孝程子曰孝弟順德
也維民之則覆說成王之孚昭哉嗣服覆說世德作
求反覆詠歎之也昭哉昭茲皆歎聲
後二章言孝道之極致前言孚謂當時此二章謂來

世傳言武王之道道謂孝道言武王之孝可傳於來
世來世而能繼祖武以行此孝道于萬年則此萬年
可以受福也於字承上斯字起下於字傳無音只當
如字也
來世受天之祜而四方皆來朝賀于萬年則此萬年
豈不有助於國家乎四方來賀即孝經所謂明王以
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懽心者言孝道不特可傳子孫
于無窮亦可感人心于無窮也此孝道之極效為子

孫者不可以不知其亦寓戒後人與　次章而下每承上章末語而疊用之惟媚茲不然然中間對舉上章永言孝思一語血脉上斷而中連又媚茲接意永言疊文變文成體自然之妙也

皇矣述大王王季文王靈臺詠文王下武詠武王後篇又兼詠文武血脉通貫蓋謂此若間以康王以後之詩則不相通貫矣然傳曰文意曰文體曰血脉亦何嘗不以文論哉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有聲二字形容文王未可泛觀有聲即今聞聞只聞
於人聲則有振發感動遠揚深入之意堯之光舜之
華文王之聲皆聖德之事虞芮之質成江漢之純被
皆聲自然之致也孟子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正是此意詩人猶以此意之不足猶恐己意之不白
故復申言重詠以為甚大乎其有聲也然則此所謂
聲豈可以尋常之聲例觀哉曰寧曰成即有聲之實
也愚謂求觀當屬詩人成功見後章

次章述得豐之由言文王受天命而有此伐崇之功也

三章述作豐之志乃文王欲追先王之志而致其奉先之孝也匪棘即靈臺勿亟之意文王之本意也出有武功入有孝道致孝仁也致武義也文王之全德也伐崇之功甚大而作豐之制不大文王之小心也

四章述文王都豐之事葢至此而寧成之功濯濯乎著明矣

五章詠豐水而推禹績者本往聖之功而大豐水之
地文王言維翰武王言維辟見文王未王武王始王
也極言豐水之盛所以著遷鎬之由也四方同而地
不能容所以遷也
鎬京為四方之極辟廱為風化之原武王遷都立學
而天下化鎬京莫大之美也
考卜本其初而言定遷之事詒謀要其終而言傳後
之計蓋遷非特為四方攸同之故實欲為萬世無疆

之休也詠鎬而猶及豐故興之說為長又言芑以小
興大意尤深遠翼子者敬事之子也以是稱武王葢
周公之詞也亦足為周公作之證文王追王故先言
王后武王實王故言皇王追王故先言文王後言王
后實王故先言皇王後言武王言各有當而先後相
變相間亦作文之體也哉者歎辭八言申重以深歎
之也其單句無韻葢合八章重韻為韻與麟之趾同
皇矣言孫子下武言來世文王有聲言翼子疑亦周

公戒成王之詩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

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
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
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
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壽考惟祺以介景福
此詩首章言兄弟末言黃耇故知為兄弟耆老既言

曾孫又後篇言公尸故知為祭畢而燕勿莫禁止辭
最詩人用意處葢兼人與己平日與今日而言兄弟
本至戚既戒其遠又欲其邇邇則或筵或几而得以
敘親戚之情於既燕而又述其戒焉所以為慇懃篤
厚也燕飲之詩多先敘其情葢情既相洽而禮得以
行故其言之序如此伐木蓼蕭裳裳者華皆然
次章承上章筵几而言設席緝御見其情意之益勤
獻酢見其禮樂之咸備六或字與上章二或字同舉

一以見其餘又語不齊對文法也

三章既均止言射中如樹則既中而又貫革燕射非

主皮而此言之者見其射藝之精也中而貫革易以

病人故尤以不侮為德焉按祭畢而燕無射儀禮將

射則先行燕禮非祭畢之燕也此祭畢而燕乃言及

射其禮未考又耆老不以筋力為禮而貫革非耆老

所能傳所以疑者其以此歟豈詩人於此追述其祭

前射中之事歟又豈儀禮之燕為諸侯禮天子禮逸

令不可得而知歟

以引以翼祈者老之皆壽也或引導於前或輔翼於左右無非壽者耇者老非一人欲壽者之相與以壽則無一人不壽矣而其所以致壽之道皆在其中此祈禱之至也既祈其壽又願其福蓋有壽而無福無益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
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
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行葦備言燕禮之盛而此專以酒言燕以飲為主故
止言酒而筵几禮樂皆在其中德言恩意即情意之
相感者非徒事飲食所能致者故特以此言之

燕有殽烝政燕禮所用者故與酒並言昭明兼內外
德業言身心家國天下皆在其中即明昭有周之意
言其德業昭著光明盛大也
融猶令言融化融液皆盛極之所致故以為明之盛
高朗則復歸君之身心言其身處崇高而心極昭徹
高謂崇高富貴首出庶物以位言朗謂聰明睿智足
以有臨以德言令終即洪範考終命五福之一古人
以此為福故臣以此祝其君後人則以此為諱矣父

兄答君而述公尸語即楚茨末章述嘏辭而以為慶
辭也
祭祀莫重於禮儀言籩豆則禮備可知言朋友威儀
則君敬可知
言君子有孝子則君之禮儀誠敬可知
室家之壼言家齊也深邃嚴肅非齊乎祚胤承上章
君子有孝子而言既錫福祿又錫以子孫人君之福
莫大於此故下二章惟此意而已

接上章眉字言然下復言福者蓋必君先有福而後有賢子孫故此將言眉而復言福以終上章祚字之意

釐爾女士謂天與爾女子之有士行者為孝子之配又生賢子孫則君之福無窮矣故言此以終上章眉字之意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

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飲福禄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

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樂君子言美哉樂哉之君子也嘉言其德之美樂言其心之樂也即下文所謂令德也令德顯而又顯故能宜民人宜民人故能受禄于天而天眷顧之不厭保佑命申皆出自天而言自天於中間文法也

上章言令德受禄故此言干禄豈弟之意又公尸言干禄含祭祀意言君以祭得福有若干然亦子貢荅

陳亢意也干禄而得百福故子孫既多而且賢千億

多也自穆穆至羣匹賢也既有穆穆皇皇之德又必

率由乎舊章正孟子徒善不足以為政之意然太過

則愆違不及則遺忘無過不及適合乎中斯得率由

舊章之道矣

既有穆穆皇皇之德故此惟以抑抑秩秩德之見乎

外者言之舉外以見内也既有威儀聲譽又必率由

羣賢即舜競業無曠庶官之意然私恣因人而生私

惡由己而出無私怨惡一出於公斯得率由羣匹之道矣不愆不忘特為遵祖而言無怨無惡特為任賢而發八句辭意正相對章斷而意連故傳以為皆稱願其子孫之辭受福無疆總遵祖任賢而言四方之綱則福及乎民矣

末章語疊之綱意承羣匹言君能綱紀斯民而民賴以安故臣以其君能勤身安民為己愛上之道所謂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欲其君如此則民安而君臣

皆得常安矣三章之文意血脉接續通貫只是一段意思皆稱願其子孫之辭於是祝君得福之意至矣傳以不解屬君欲君不解屬臣呂氏以上四句為君臣交泰以不解為君臣處泰二說不同然傳以後二章稱願君之子孫則責難於君與子孫之為君者其意為切其說為備故傳先已說後呂說亦隱然於中可得而兼也　既醉以臣答君故致其頌禱假樂之公尸尊也故於頌禱之中寓規戒之意不愆不忘無

怨無惡不解于位皆規戒之辭且不特寓戒時王并
寓戒其子孫用意尤篤厚而深遠與既醉不同而各
得其體矣東萊燕字當從傳釋為安義亦可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
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公
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
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
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

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
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
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
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
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詩有以三句興一句者此以三句興二句以小喻大以彼明此以賤形貴則人易知而必信也子夏之言全釋此詩豈弟父母之意故居先大學止釋父母而無豈弟意故居後子夏言父母屬民大學言父母屬君然君能使民有父母之尊親則亦民之父母矣為民

父母足該民有父母意即元后作民父母之意也此言有豈弟之德者必民之父母欲君盡子民之道也詩人以此一言為簡要故始則托興三句以起其辭後仍前興而以攸歸攸塈明其效益欲王深信此言而益勉之也後章反覆一再皆以明此一言所謂一言居要一篇警策者又大雅之體也民之父母與南山有臺同特此託興發揚舉效贊詠意尤發越而顯煥使人有所感悟蓋此言豈弟彼言樂只彼美其已

然之德是賛美之辭此詩有戒勉意非頌禱也故不
言樂只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
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

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此詩首述地形次述天氣然後述人事見詩本意其言來游歌以陳歌音不惟成王之情性氣象可想而

作歌之意度亦可見矣首章乃此詩所由作故總敘發端而應在末章見詩之有起結如此矣
次章承接首章游字而語有次第游休指成王此身而言身閒暇而下大土宇上受天命皆成王所已有者故只以伴奐優游昄章孔厚長康等字形容其盛彌終也又滿也故有壽意身雖閒暇而似先公之始終為難蓋先公自后稷以來庶無罪悔文武聖人俱有壽考似之實難既有土宇而幽能主神則明而人

物可知茀禄安康而有常則不止安康而已皆成王所難致者故又以俾爾而極言其盛所以發此者欲成王之心開濶廣大知人君福禄之盛如此歆歆然先有感動慕向之意然後下文之言易入而心樂從此召公所以善於開導君心歟

馮翼與孝德互文指賢者引翼言用賢者此言得賢以輔德則四方以為法則

體貌尊嚴則有令望德行純潔則有令聞此言得賢

之助而已德可成則四方以之為綱非止取則而已
綱有維持固結之意

賢人瑞世之鳳凰也當是之時鳳鳥適至成王所親見藹藹多士又成王所素有以所親見之鳳凰喻所素有之吉士託興至為親切且其言鳳凰之集止於下而賢人上媚天子鳳凰上傅於天而賢人下媚庶人上下前後抑揚交互以見賢人無不可用其託興尤有微意蓋士患不多多患不吉吉患不用用患不

盡今士多矣吉矣惟所用而無不可用矣然則王其可不命之使之以盡其用乎維命維使則立賢無方矣四章託興婉切辭意藴藉飛動真足使人歆慕而感發

前章託興鳳凰而用賢之意已盡故上章惟以鳳凰為比而臣遇君之意自見合末章為興而君禮賢之意自明詩固有此體又況是時王在卷阿召公從之鳳凰梧桐皆在眉睫髙岡朝陽近在指顧曰車曰馬

亦在左右則託興於菶萋雝喈之梧鳳而措意於庶多閑馳之車馬固可以心領神會超然而得之矣故言不盡意意不盡言詘然而止即述矢詩賡歌之意以結之矢詩不多自謙之辭又以見所陳如前非有他説欲成王之思之也遂歌與首章來歌相應見此詩為賡歌而作其有起有結尤為明白謂詩無法豈其然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十五

元 劉玉汝 撰

大雅三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

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
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
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
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此必同列有惑於詭隨者蓋詭隨之人乃無良無畏
惛怓繾綣而欲為寇虐者為之人多以其柔順善從
而喜之不知其行詭隨之道實有寇虐之心也故寇

虐易識詭隨難知能知其為詭隨而勿縱之則其寇
虐無所施而自止矣故此篇雖以寇虐對詭隨而意
實在詭隨也首章言民勞矣庶幾其可小康乎小康
則惠此中國而可以綏四方然所以致此無他惟勿
縱詭隨之人使無良肅而寇虐止然後柔遠能邇而
王室定矣以謹無良使不得進也
小休則民猶可聚不惠則民散矣詩人稱此人有前
勞則必嘗用力於國家者豈其無定見無堅志一得

志而變其所守者歟
敬慎則詭隨無所施近有德則詭隨遠矣此教以勿
縱詭隨老成忠厚之心也
寇虐不知明命而不畏雖民皆受害已自作慝而正
道猶存其害尚小若詭隨之積使正道敗壞敗壞之
積至於全反則有大可憂者矣故女雖小子而所為
關係甚大則我述王意以相諫亦不得不大矣蓋詭
與正相反小與大相對詭隨不已必致正反小休難

望必致大敗此老成所以憂也謂之大諫者非特為同列也為王也為國天下也故前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王休終又推原王之本心而託以告蓋王雖無道而其相愛之本心豈欲女縱詭隨以敗國家哉

文武君臣以德化政治平天下大雅諸詩以其大體言之其後衰微君臣之所為不一皆不與治同道故民勞諸詩亦以其大體言之周之興也君聖臣賢而其得人也盛君仁臣忠而其為謀也敬及其衰也君

昏而臣詭隨矣君臣自聖而謀不遠矣方其治也天命人歸而天下和平及其亂也民勞民怨而帝疾威矣此其相反者其大體皆如此至其所以救則惟惠民敬天而鑒殷終不出於大雅之正道此又小雅之所未備者也故即此而論二雅之正變大小豈不尤可歎乎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
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
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

邦維屏大宗維翰懐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出話不合理則為謀無遠慮皆由不法往聖而心無依據不出誠實而心皆欺罔此謀所以未遠也為猶未遠總合上文而與卒癉相對易不為末者將諫而欲其從言能從而猶可遠也大諫說見篇末

憲憲者欣欣然踴躍而喜事泄泄者沓沓然怠緩而

廢事不過於動則不及而息此出話為猶所以不然不遠也參合聖道而不乖謂之輯紬繹義理而可悅謂之懌辭能如是而依於聖本於誠則民無不定無不合矣無然者戒其不可為輯懌者教以所當為

前章言其不善謀此下三章言其不聽人之善謀言我以同寮情義之厚而從爾謀爾既不聽而又笑之然猶不責之而戒之又舉先民之言謙巳而冀其從焉忠厚之意也

四章言不特見笑而且見謔不一則棄善人侮老成
而憂愈甚矣故直言以戒之然小子本指此人而若
泛言自稱老夫而又曰耄忠厚之詞也多字對首章
末字末猶可也多則去道遠而禍愈近矣故下文言
禍將及身後章則言禍及於民
五章傳謂戒小人愚謂前後皆戒同列不應此忽戒
小人只當以戒同列夸謂大言而為夸誕毗謂卑論
而為附會惟靡聖不實故如此憲憲泄泄嚻嚻謔謔

威儀之迷可知笑謔老耄善人載尸可知莫我敢癸
無善人故也故民遭喪亂以終卒癉之意
六章以下泛言導民修德敬天之事盖導民在于修
德修德在于敬天也六章言導民之易若自立辟以
導之則民易于辟矣以起下章
价大也愚謂价兼介助意盖言大德之輔臣也价人
大師以上下言大邦大宗以内外言懐德即夫子所
謂君子懐德言常思念其德也宗子賅价師邦宗舉

親以見疏也維城賅藩垣屏翰舉大以包小也此即中庸九經之目帝堯俊德九族百姓萬邦之序也無自無俾無獨無敢皆戒辭

難蹶虐懠以天意言牖民明旦以天道言語天意而每章必以無戒之其意已諄切矣至末章而總言之謂天難天懠之時憲憲謔謔而無能禁止固將見絕於天矣若當天怒天變之時而有所不敢則亦可謂之畏矣然而末也蓋天怒而不敢則不怒而敢矣豈

得為能敬哉故欲敬天者當知天之聰明無所不及
必其出入起居動静隱顯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斯
可謂之能敬矣蓋天之怒渝者其變也明旦者其常
也果能於出王游衍之常一無所忽則雖怒渝之變
必無不敬矣豈特無敢戲豫馳驅而已哉詩人論敬
天之功至於此可謂極至矣非深知聖人之學者能
是乎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
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
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
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
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

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
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
天仁而曰疾威天命之理至善而曰多辟有物必有
則而曰匪諶故知其為怨天之辭然曰有初鮮終者
性習也習乃人為之而非天也以此自解固足以解

其怨天之意而不能不致怨於人矣含蓄其意而不
發故此章不言其君而止言民泛言其理而不言其
事所以為詩之首章葢優柔不廹尤得刺之體
次章而下本刺厲王而借紂為喻與首章全若不相
涉者然味其間莫非有初鮮終之意以見厲王之無
道乃其自為而非天故曰女興是力曰天不湎爾以
酒匪上帝不時皆此意又一詩之血脉也其借紂為
喻者以厲王暴虐不可以正諫也厲王惡與紂同然

紂惡非一此詩所言正指厲之惡名紂而實厲者也
首章次章言厲王用人之虐次章以彊禦掊克相對
言有暴虐者有聚斂者天降此人以滔德而王乃興
起用之使力為此以害民也
三章乃言彊禦而寇攘者有甚於掊克蓋以暴虐之
人行聚斂之政其害尤甚故下言民怨謗之無極
四五二章言王在巳之惡言王以勇猛之氣為斂怨
之事反以此為德者由其不明巳德而左右前後之

無人也此厲王為惡之原故反覆而極言之歟言厲
王既不明其德而又湎于酒此為惡所以愈大也既
愆而靡明靡晦號呼而冐晝夜皆氣健之為也
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羮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
於喪亡矣而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
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然也
七章言雖左右前後無老成人然文武之道布在方
策今不聽用則將隊墜於地矣舊𦾔人與典刑言前言

民怨近喪此言大命以傾則國必亡矣可不慎乎
厲王之心以天下未亂已可以自肆故益為暴虐而
不知巳乃本也本撥則枝葉隨之而顛沛矣夏殷之
亡政如此故詩人先發其立心之病而後告以藥病
之方使知立本之道無他惟在監殷而已矣此雖至
理之言而深中厲王之病尤切厲王之身雖極譏刺
而并寓教戒愛君忠國之心也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
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
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
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

由言無曰茍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
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

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
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
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靡哲不愚者蓋生稟過人而所為迷謬用聰明為不
善者也庶人之愚乃稟賦之偏謂此為愚不足為怪

若哲人之愚者質非不美而習為不善乃自反戾其
常性者曾庶人之不若矣程子曰所謂下愚者自暴
自棄者也又曰所謂下愚者往往才力有過人者商
辛是也究其歸則誠愚也此詩所謂哲人反戾之愚
正此意也武公以如圭如璧之資為載號載呶之行
以其資質而言豈非哲人與以其言行而觀則其愚
也亦甚矣至是而深有悟故雖槩舉今人之言而實
為切已之病其悔悟深切如此然不明言只為泛論

所以為詩之首章也大抵詩之首章泛論起辭而中含本意亦首章之體也

次章承首章維德之意言反戾其常者欲復其性則用功當如是也故章首四句亦只泛說道德下文方言行道德之工夫故傳以故必二字言之人道原於天而德得於已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非有二致也以烈文之詩參之疑首四句有成說故引之以起論歟謀猶道德之施於人者威儀道德之發於已

者訏定以盡治人之政敬慎以盡治已之功覆接上
文故先政後德又武公有國者也故其言如此訓順
道德自然之效民則修為所致之驗及其成功而一
者也
三章方是入題其在于今武公反已而自述其過也
謂已所以迷亂顛覆者皆原于酒而湛酒也雖惟湛
樂之從而弗念厥紹然不求先王而能執明法乎蓋
明法傳之先君本之先王即已所當紹者也弗念則

弗求弗求則所執非明法而可弗念乎弗求故政迷亂弗念故德顛覆顛覆本於湛酒武公可謂知過之原矣故言己之德政與訏謨敬慎之相反者而曰興興尚也謂今猶如此乎所以見其為悔也先政後德者順上文也又有國者也

肆故也今也繼事之辭也言今湛酒顛覆非天所尚如彼泉流急宜治之毋使淪陷而相與以亡言知悔則當速改也是以為政之道當由內而外由近而遠

由小而大由處常而應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可也
皆為人戒已之辭此章專言政與訏謨相應
承上章言政既無不備又當定民守法以戒不虞不
可以政既備而怠慢也欲戒不虞尤當修德蓋謹言
慎儀皆修德之事而出言尤所當謹故取喻于白圭
而深致其戒焉此於章內承上起下終前為政之説
發下修德之端詩有此體也
六章專言慎言而并及其效

七章專言修德之功夫言敬其儀而修之於外者既常戒懼自省惟恐有過矣尤必於不睹不聞之地而致其戒謹恐懼則修德工夫極致矣尚庶幾也無禁止也皆為他人命已之辭觀傳三當字可見下章乃言其效

上文修德之工夫極矣此言為德而使之盡善盡美慎止而不愆于儀不差于理不害于義則民之法之真如投桃報李之必然矣此極言修德之效下文徵

發聽言之端以起下章此詩自其在于今至此文意接續血脈貫通故有異章而辭相連同章而意中斷相連以終前詞中斷以起後說其間意脈各相貫通大篇長章之體自然有如此者故大雅諸詩不可以常例論若泥章句而觀則但見其繁雜而不見其統緒豈足以盡詩人之旨哉

九章托興更端言溫恭者進德之基址也既有其基而不善於聽言則亦無以進其德矣武公耄醉而溫

恭亦既有其基矣況悔過之始又用功之一初也然
年既耆艾其教我者誰與故爲他人之辭以聽言從
違不同智愚相遠者告已使自審其所處蓋雖泛言
而實自道武公欲卿以下交戒之意於此尤見
聽言之患有二焉有能聽而未知善否者有昏亂而
不聽人之言者十章與下章分言之言能聽而未知
臧否者亦有二焉有氣質愚下而不知者有志氣盈
滿自以爲知而實不知者故歎息而告之謂爾未知

臧否也人之教爾既詳切而爾又長大如此亦宜有知矣儻能虛巳以受雖多而不自满則未知者可以早知早知則豈有反晚成者乎若武公者既成矣而患於盈

十一章言昏亂不聽人誨者既藐於人之誨而又以教為虐則其夢夢尤甚矣故上引天下述巳於乎告爾所以戒之為尤切蓋人固有能聽人之誨者然耄則易昏武公今雖無此患然自發其耄者言既耄則當

知而愈戒也曰盈曰耄皆所以自警也我生者命已者自謂也

上章分言聽者末章極言不聽言之禍言聽我之謀則猶可以無悔况天運方艱吾言易從而天道不差若不聽吾言而回遹其德則民大病而必亡矣不特終前聽言且深自提省當從卿以下交戒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

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

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
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
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
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
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
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
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
作爾歌
周室甚盛而忽衰我不殄之憂非一日矣而倬然明
大之昊天何不我矜而使我憂之不絕耶不殄謂自
今以後填兮謂自始至今

四牡則征行不止旟旐則飛揚不定言征役不息也
亂及諸侯諸侯皆將滅亡而無復有國禍及生民生
民皆將灰燼而無復有黎亂以政治言禍兼寇戎饑
饉言孔棘我圉知有寇戎稼穡卒痒知有饑饉國步
斯頻言國運自此頻促矣四牡旟旐傳以為民見而
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之怨辭愚謂以第四章
推之意作詩者自述其征役之苦下文其身歷目見
者故深歎而極哀之

資者可嗟歎也所居所往禍亂如一而皆無以自存
然君子維持天下秉心豈有所爭不知誰為禍階而
至今為病誰必有所指猶此何人哉之意憂怨之深
也
念我土宇言其不在鄉居而念之也自西徂東而靡
定言其征行而不得息也孔棘我圉言其在邊而見
病尤多且甚急也此必在邊而適有寇戎之禍故其
言如此觀下文亂況斯削可見以此章推之則第二

章三章所言皆作詩者自述可知矣

作詩者言王豈不為謀為臲𡰤我親見天下之亂邊圉之削矣今告王以憂恤誨王以序爵宜必見用如濯熱而王不能用則將相與陷溺耳後二章言憂恤後六章言序爵

此與下章言憂恤之事世亂則賢人隱令賢者以世亂皆願為農而不願仕是王無賢也

此言中國之人既危且極無旅力以念天禍是王無

民也無賢無民豈非所當憂恤者乎故此二章皆申告以憂恤之事傳疑此詩作於共和之後蓋以滅我為已滅也愚謂立王指厲王共和不可言立王共和之後為宣王無如此之亂蓋滅謂將滅也傳於喪亂蔑資言國將危亡則此滅為將滅亦未嘗不可蓋詩人憂之之辭也前國泯民燼亦然

自八章至我悖凡六章皆申言序爵之事此與下二章言王不能擇相朋友又背義用事者又昧於理既

使民眩惑而狂亂尤使已進退兩難而不敢諫王焉
用事之愚人即已之朋友也畏謂畏王之暴忌謂忌
朋友用事者之譖
十一章言用人顛倒使民貪亂荼毒不止於狂而已
大風所行之隧必有所出之谷君子小人之道必有
善不善之迹良人之為用善而已不順者之所為有
隱暗而藏於中者有汙穢而見於外者亦各有其實
焉

凡前章二句興後章只舉一句則前二句興意皆在其中詩多此體此言貪人有傷害善人之實迹意王必聽我言故問焉則以實對然不能聽故誦言如醉問焉則對匪言不能也誦言如醉有所畏忌也悖謂憂之而失其常通前六章皆申言誨爾序爵之憂本於用貪故言序爵為詳

嗟爾朋友以下專言朋友即上章王所用之榮公歟

十五十六兩章承上言朋友不我聽而所為益甚民

之罔極回遹未戾者即前所謂貪人也善背謂其行善詈謂其言職涼善背言為民不利職競用力含寇意末章乃明言之

使民回遹而未戾則職盜而為寇矣面涼善背而又曰匪予非盜而何為寇易識職盜難窮今既得其實情故作歌而極言之上章先言譖賢後言害民此章先言害民後言害賢反覆其辭以深惡之

詩纘緒卷十六

元　劉玉汝　撰

大雅四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
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
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
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
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
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

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首章不言旱惟先舉天象之為旱徵者言之起語法也此詩惟此二句為詩人之辭王曰以下至篇末則皆詩人述王訴天之辭必述王言者言心聲也舉其言則尤可以見其心此正詩人用意善詠也何拿今之人而天降饑饉見王此憂為旱災之故見王素憂

民故遇烖而懼見王言民何辜則罪在已此四句兼蓄數意而一篇大旨皆不出此作詩有綱領此篇尤可見靡神不舉亦以總後章反覆申言皆見宣王憂意

二章而下始言旱每章各以旱甚起辭見王憂旱切切之心此篇言神皆尊天親祖然後及羣神故首章既以神統言此下申言即先郊後宫以尊親為序至下先稷後帝以尊親為序蓋郊承前言天順説稷承

上言宮覆說文法也稷欲救而不能親也上帝不臨
尊也何為當我躬而見此反已自省也
三章皆以一句形容旱勢如霆如雷憂畏之甚如聞
雷霆怒也胡不相畏謂豈可不相畏乎蓋無民則無
已無已則先祖之祀絕矣此章憂民之意孟子言之
盡矣
四章則以三句形容旱勢承上章天不我遺之意言
已身無所容將死無所仰羣公先正既不我助而父

母先祖其忍予乎羣公遠先正疎故不能無怨父母先祖親故以恩澤望之皆憂無所措之辭

五章則以四句極形容旱勢羣公先正不特不我助而且不我聞昊天上帝不我遺故不肯俾我得遯也上章形容旱勢已極故此只言旱甚而意已至

六章承上言天既不俾我遯故我盡心於此而不敢去復反已自省所以致旱之故意者今日之祀雖無不舉無乃平日為農而祀者其有缺乎然祈年方社亦

未嘗敢後也雖上帝之尊不即見度然我敬神如此宜無怨恨也隱然不敢必於天而深有望于神矣前所言祀皆為旱禱此言孔夙不莫故知指平日之祭首章言神莫我聽而於后稷曰不克謂欲救而不能於羣公先正則怨其不助疑其不聞於父母先祖則望其不忍至於上帝則曰不臨曰不遺曰俾遯曰不虞蓋祖親猶冀其相親帝尊不敢望其下監畏之之甚也故後二章惟瞻天而訴之耳亦統於尊之意也

七章言不特已憂百官為救旱之故不暇他務諸事紀綱為之廢弛此以事言鞫𤺌而下皆以心言上下憂民之心如此然猶不敢自謂可免也故呼天而問焉曰如何而聊賴乎可見憂之至矣

末章起語變文以結嘒星與首章雲漢意同此則為宣王之辭也庶正羣臣也羣臣皆為民憂儻得雨以安民則羣臣安矣然而不可必也故又呼天而訴之其憂之甚如此見宣王憂民之心無已也無棄者無

禁止也宣王自述其戒羣臣之辭也

周以荒政十二救萬民今宣王遇災而懼詩人不述其救民之政而徒述其事神之事何也曰不修其政而聽於神古人不為也況宣王中興有志復古而有是哉蓋雲漢專述宣王憂民之心而人之心尤於事神而見其誠故特舉事神以見宣王之心又況心者政之所由出古之為政者必先民而後神舉事神之心而先民之政可知矣此所以不言其政而言其心

且不獨此也於羣臣而亦以其言故曰無不能止蓋宣王之心在民羣臣體王之心以憂民憂故舉羣臣憂民之心而宣王之心可見矣然詩人不為已辭以美之而乃述王之言蓋以已之言述人之心不若即其人之言尤可以盡其心之精微凡此皆詩人善詠之妙不可不知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

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
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
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
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
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
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
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
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
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山川靈氣降生賢俊而嶽又山之最尊者舉大嶽詠
賢臣辭事既稱而申伯先世世奉嶽祀以嶽起辭於
申尤切故此詩此起非泛論也傳謂甫甫侯也則甫
國侯爵也又云即穆王所命者如此則古人也又云
宣王時人如此則與申伯同時人也然傳先言古人

後說時人意必有所在竊謂當從先說蓋申甫四岳之裔甫侯穆王時已作呂刑此詩推本大嶽所生故先甫後申以見申伯所出之同蓋甫侯為侯國為王官皆嘗任藩宣者故特於首以甫申並言若以為同時人則此詩先甫後申必甫於同姓為尊又職任非小何以其名不傳乎嚴氏以為仲山甫然仲山甫乃字也不當以字與國並言又烝民必稱仲山甫未有以甫之一字稱仲山甫者其說不通矣然其必以甫

申並言者蓋作詩詠人之法有發端以二人同姓或齊名或同德者引起至下却轉入本人而專言之如下武首章並言文武下文却從三后轉入武王作詩起語之體有如此者作文亦然

次章乃專詠申伯惟以亹亹二字見其美至末章方語其德之詳于邑于謝便見申伯出封大略即此詩所由作之題目詩有綱領此類可見下文乃敘出封之事皆詩之體也南國是式為法於當時也世世執其

功可傳於後世也此詩言王將封申伯而先定其居宅然上纘其事中式于時下傳子孫宣王分封始終大意可以見矣

三章提起王命重述為式而并及賜命已見宣王尊敬勤厚之端而下先言作城授田者蓋邑有居田有賦然後家人就國而各有安養也功兼定宅作城徹田而言總舉前功以發揚後說蓋前止言其定宅作城此下將言王錫遣餞行之盛故此極形容其城新

居邊召伯告成而後王錫遣也

錫遣同一事而異章故長篇有章斷語連者我圖爾

居四句王命申伯之辭不可盡述故後二句止述其

意此述言之法也保兼世執式是言

邁謂離岐還謂還鎬蓋先已營謝而王猶留之至錫

遣則離岐而信行矣故王餞之于郿既餞而王又留

之故傳曰數留至是還鎬而南行則誠將歸謝矣其

信邁也王親至郿而餞之其誠歸也王命召伯斂賦

税備委積而使其行無阻滞焉宣王情厚而禮備如此詩人欲見此意故每事必稱王至命召伯亦稱王蓋重召伯所以重申伯也若營謝事首尾稱召伯蓋司封雖其世職然營謝不勞而成觀小雅黍苗可見故於此并美召伯亦所以美申伯也

述周人喜而相告之辭如此見申伯出封甚合天下之公論入謝而深係國家之倚重至於語德則前章惟見其畧末章乃明言而詳説之蓋首舉其職此舉

其德次畧舉德此說其詳惟其有是德故有是聞惟
其有是聞故詩辭孔碩而聲肆好見德業詩歌事辭
俱稱凡作詩贈人必其德足稱詩足紀德乃可見
自稱其名自美其詩明舉其人則人知其詩非苟作
而可以誦詠興起亦所以增其人之重也後詩烝民
亦然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

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

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
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
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
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
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梁山韓國之鎮又經禹治則韓之國望尊矣道舊說謂韓侯由此道而來朝傳不釋愚謂上承禹甸則此道當爲澮上川上之道路舉道則溝洫澮川之修可知故此言道路之明則韓之地利治矣首三句言韓之山川土地乃其傳之先君而世守者故與下文纘

戎祖考對言之王親命之見恩寵之隆也諸侯之土
地雖傳之先君必得王命乃敢有其地故言親命以
為韓侯之榮無廢朕命而下述王親命之辭謂當無
廢王命而存心以勤又當敬以居位則朕命定矣言
由是不廢故朕不易不易即抑所謂定命也又言爾
當正不庭之國使之來庭則有以佐爾之天子矣勤
敬治已之事榦不庭正人之事正已而後能正人皆
奉命佐王之所當修者也王必告戒之者見韓侯職

業之重而王任倚之深也此王親命之辭意而必備
述之者亦所以爲韓侯先也
次章言韓侯始來入覲之禮無違既覲而宣王錫予
之物甚厚覲禮始末此章方見蓋詩人以王命爲重
故于首章先言之至此乃備其始末也淑旂與玄衮
對言旂章衣服也簟茀與鉤膺對言車馬也鞹鞃二
句又言車馬參錯重複以見其盛詩有此體初無别
義也

三章既覲而歸出祖餞飲而覲禮畢矣顯父賢臣鼈
魚嘉殽筍蒲美蔌車馬厚贈籩豆盛陳而禮意勤篤
矣胥訓相則侯氏指同時來覲而與於餞者若作語
辭則侯氏指韓侯
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氏族之尊貴也迎于其里而車
百兩禮儀之整備也諸娣徐靚而衆多則女子之賢
可知爛其盈門送車亦百兩也古者送迎車百兩不
顯爛盈言車馬光輝而盛多也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者喜韓侯有此善居韓姞居之而安樂也上章言韓侯取妻得婚姻之正此章言韓姞歸韓得内助之樂韓侯有以正家矣家正而後可以正國故末章乃言治國之事

韓國完大之城郭昔者召公之所營者先祖之所居也因韓國之土城而為百蠻之長者先祖之所受也令王又因其先祖長百蠻之故錫以追貊之地使奄有北方之國而為之長大其土宇重其職任而恩寵

益隆矣又使修其城池以防外患正其經界以養國人薄其貢賦以懷蠻貊北國之遠人其所以為韓侯之謀者固具備矣為韓侯者當如何念先祖之迹體宣王之心有其所當有而為其所當為豈在他求哉寓諷切于詠美之中託深意于不言之表所以為結也蓋韓侯雖賢非申伯仲山甫之比徒以頌而不以規非所以語韓侯也故戒勉之意具舉于首章而默寓于末章云赤豹黃羆亦謂獻其皮舉皮字于中間

文法與假樂自天申之句同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争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
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水盛之時武夫順流而下不安徐而銳進者為
淮夷叛而來求其服也登陸出車旗旐精整而亦不
安徐而銳進者為淮夷叛而陳兵伐之也水陸繼進
兵行神速意欲疾行深入出其不意使淮夷破膽而
不及謀則自來歸服爾此召公用兵之法詩人即其

實而述之亦可謂知兵矣先言來求後言來鋪蓋本意惟欲其歸服非事殺戮也

次章言江漢水盛武夫勇健而曰經營者非事殺伐而惟欲其來服可知既而不血刃而淮夷服不旋踵而武功成於是四方平而王國定矣時蕪王國四方言蓋宣王之心惟欲天下皆安其用武於江漢非得已也若四方未平則王國未定命將行役亦未能定四方既平則王國庶乎其定矣四方平王國定當時

靡有鬬爭則王之心烏得不安乎輔氏曰宣王以天
下為心而召公能以王之心為心斯言得之矣
淮夷既平即江漢之滸而命召虎使之闢四方之侵
地正我周之徹法且謂非欲病民非欲急民惟欲其
來取法于王國而召公復能體王之心遂疆理之至
於南海而徹法之行遠矣蓋淮夷既平用餘威以復
侵地侵地既復而徹法即行事體相因故乘機順勢
遍治其事而一時皆畢大臣立功不苟安于小成如

此且用兵不勞而遠夷服行徹不擾而南土正用兵則以神速致其自來歸服行徹則以匪棘致其自來取法緩急異施而成功則一於以見召公不特精於治兵而且長于治民全德如此宜成功之易而速也此詩所指四方本指南方詩既言之毋以辭害意可也凡在王畿之外總謂之四方又當時四方惟南國是視其經營南方者所以經營四方也南方平則四方無不平矣故槩以四方言南方若必欲分析之則

鑿矣

四章述宣王初命穆公初伐時策命之詞欲其來旬來宣而以文武召公為言者以召公佐文武之事業勉穆公固足感發況召公嘗布教於南國使江漢純被文王之化於穆公旬宣江漢之事尤為親切既以世績相勉復以新功相期宣王可謂善命矣

五章述淮夷既平之後策命之詞爵人于廟常典也此徃岐周文王之廟從乃祖受命文王之所者蓋昔

者召公布教江漢而受命於此穆公復能成功江漢而受命於此表而章之所以為寵異非同時諸人所能有也宣王又可謂善賞矣而詩人述之必以此亦可謂之善詠矣旨韻不叶者四句一韻田與年叶與生民歆今叶同

天子萬年穆公受策命時報謝語也天子萬壽穆公所勒廟器上祝禱語也明明天子美之也令聞不已進之也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勸之也既勒器以祝君

又進言以勸君召公愛君之忠也或謂末四句勒銘語非也　此篇備見伐淮夷之始終然篇內敘征伐之事畧述典禮之節詳蓋伐淮此舉宣王初意非專尚武穆公成功不勞餘力故句宣之意策命之辭賚賜之典對揚之禮雍容詳雅而以召公勉王文德之說結之蓋大雅詩敘中興君臣武功文事之美莫此詩為全備也然序事之法當先王命次江漢次及釐錫令乃先敘用兵功成然後從初及終而言之蓋詩

人欲以策命及對揚一類順説故首見武功之盛然
後再起以敘本末而終之以文德於是中興之氣象
煥然矣蓋又詩之一體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
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

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首句虛用雙疊字以起又是一體首敘王命卿士為大將既欲其整修尤欲其敬戒敬戒用兵之要法特以是而命大將所以大戎事而重民命也

次章詔內史命司馬使之陳行列而戒師旅循淮浦而省徐土者非欲留處于彼特欲成就農事而已言雖用兵以伐夷實暫駐以省耕也蓋淮夷作亂徐土廢農故首言惠言省而惟以三事為言則宣王用兵之本心可知而為將士者又豈縱兵以病農哉于大將則親命于司馬則使內史命之合乎禮矣命大將則舉其要命司馬則致其詳得其義矣觀此則宣王之敬戒可知此二章惟述宣王命將誓戒之辭詩人

首敘王命大將次及裨將下章乃述王親征敘事之法也

三章首復用雙疊字以起宣王親征之意王者之師日行三十里不疾不徐徐方已連絡騷動及震而驚之如雷霆之迅則徐方為之震驚矣不疾不徐正也震之如雷奇也

徐方震驚而猶不服則奮其武怒進其虎臣厚集其陣以出就執醜虜而還則王師勝矣奮進而不輕即

勝而不驕紀律嚴明而節制整肅信乎截然為王者之師信乎淮浦為王師之所

四章極言兵勢之盛下文尤見兵法之精以此大征徐國而正其罪所以為王者之師也前後皆敘征伐專詠師旅大篇舂容真詠歌之體也

宣王用兵威而實行王道非獨兵威故末以王道言王道甚大故徐方之來皆由天子之親征四方之既平又由徐方之來庭徐方既不回違王即振旅而歸

觀上章所詠則兵有餘力以此見宣王無黷武之意
焉傳因以為戒專謂王道愚謂王曰還歸亦寓戒意
四徐方字在句上下反覆交錯故不覺重句法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
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
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
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
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
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

瘵以比蟊賊罪罟靡屆靡瘳皆以瘵疾比之謂無屆止之勢亦無痊愈之期言天之不寧也久其降亂也大故人之受病也深

說敍文也二章申言蟊賊罪罟之實病有收奪說互換叶韻之法也

三章乃言蟊賊罪罟之病原言婦有哲智者覆人國婦有美色者為鴟梟婦有長舌者為厲階三者既備故亂不自天生自婦人而長舌為尤甚故多言而非

有教誨者惟婦寺為然其稱婦之辭繁者屢言而深惡之也

以長舌窮人而其心忮忒故始譖終背不自謂其無極而反自謂其非慝惟其心不以忮忒為惡故以言鞫人譖背而不已此但言婦寺蟊賊罪罟之情狀而末又專言婦者乃禍之本也

上二章言天與首章昊天相應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

三章方言王信婦寺而棄良善婦人而不蠶織夷狄之道也是必將有夷狄之禍而王不知忌婦人而與朝廷之事不祥莫大焉是必將有天譴之菑而王不知恤彼則舍而此之忌中不弔而外不類蓋婦言是用則正言不諱者必見忌於君婦人圖政則君之威儀不似人君矣

上章言王忌賢而賢亡故此蟊賊之罪罟不特及無罪而且及善人矣善人云亡最為可憂故上歸禍於

天下重憂於已申上章之語再三以警王焉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